

形声字
声符示源功能
还论

◆ 曾昭聪 著

黄山书社

H139
• 3

形声字

声符示源功能

述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述论/曾昭聪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2. 7

ISBN 7 - 80630 - 745 - 1

I. 形... II. 曾... III. 汉字: 古文字: 形声字 - 声符
- 研究 - 中国 IV. H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7130 号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

社 址: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印 刷: 安徽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册

定 价: 14.00 元

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本书蒙汕头大学科研处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 211 工程资助出版

序

我国词源学的研究从来有两种途径,一是从语音,一是从字形。后者主要涉及“右文”,即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二者各有千秋,应当相得益彰。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右文”似乎也蒙上“右”的阴影,成为荒唐的怪物,与《释名》的声训一样,被逐出科学的家园,贴上主观唯心、穿凿附会的封条。于是,词源的研究就被规为一种模式:按照所构拟的上古韵部系统和创定的诸多声转条例,据语音和近义构筑同源词组的网络。这意味着,以“右文”为代表的传统词源研究法已是历史的沉渣,科学的词语研究将只是少数音韵学家的专利。如果这样能使科学的航船顺利到达成功的彼岸,那也未尝不可,无奈对上古韵部系统和声转条例及其应用,各家颇难定于一尊;而观览语音系统系联的同源系统,还是“右文”过半(如王力《同源字典》)。更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右文”还能独领风骚。例如在古汉语同义词研究中,从形声字声符求一义的同中之异,还有其独特的效果。如盲瞎组“盲、瞽、矇、瞍、眇、瞎”,“盲”与“茫”同源,指眼瞳失明视茫茫,秦以后遂成双目失明的总称。“瞽”,与“鼓”同源,喻眼鼓凸,指有目而闭合。“瞍”,叟声有空尽义,指无目而闭合。“矇”,蒙声障蔽义,指眼蒙障翳而不明。“眇”,少声有小义,指眼细小而视不明。“瞎”,其异体为曷声,曷声有尽义,与上古之“瞍”同,指无目而闭合,是魏晋起的口语词。而在这种同义词辨异中,假如使用某一家的上古韵部系统和各种通转的词源研究法,反而会失去

可信度,并繁琐不堪。实践一再表明:在词源研究中,“右文”不废,也废不了,它是“中国特色”的词源学研究;在词义训诂中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有识于此,我曾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欲念:必须对“右文”的问题作系统、全面、能继往开来的总结性研究。但我深知这是个艰难的课题,一时难以下手。

困惑之际,朋来远方。我的名下从黔地来了一位宁静好学的谦谦书生,他就是现在人们并不陌生的词源学研究的新兵曾昭聪。当讨论研究课题时,他对“右文”问题独有情钟。于是很快定了题。开始我还担心他的适应性,因为硕士阶段他是研究明清口俗语词的,而词源学无论哪一种,都是属于上古汉语的范畴,这无疑是个不小的转向。但最后他竟然提前半年完成了令我较为满意的博士论文《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我破例同意他提前答辩,他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答辩,这在我们博士点的论文中还是首例。其实这并非偶然。他文思敏捷,睿智覃思,讷于言而敏于行;日日足不出户、眼不窥园。他首先用大量的时间作了广泛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古代、现当代词源学中“右文”研究的丰富成果包括最新成果;然后又对许多形声字作了词族系联工作。在此基础上再进入各个章节的具体研究、探索。于是,成功就是对昭聪黽勉者必然的回报了。

昭聪的论文科学而历史地揭开了“右文”神秘的面纱。所谓“右文”,实质就是形声字声符的示源功能问题。对这种示源功能,他从理据、类型、特点等方面作了全面的探讨;也对古代和现当代词源学中声符示源功能研究作了梳理、总结。在这几年中,他根据答辩中校内外一些先生提的意见、建议继续深入研究。不少章节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以更广泛地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作者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原博士论文稿又作了较大的增改:增加了声符的示音功能与形符的示意功能等二章、二节;充实、更换了一些实例;对每个概念、断语乃至每一条材料

都根据新的认识反复推敲、检核；题目也改为《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述论》。因此，现稿比四年前的答辩稿又有了提高。经过多次修改的这部论著，有一些明显的特色。一、实证性。无证不言。作者述论中，充分利用了许多前贤时彦对形声字同源系联的成功佳例和自己作同源系联的实例，使本书充满了实证性，从而增强了述论的可信度和实践指导性。二、总结性。作者对传统与现当代“右文”派词源学的代表人物及各种代表性成果全面地作了总结性述评，评鹭公允、客观。其中还发掘了一些人们还注意不多的材料，如对《原本玉篇残卷》中的同源字系联的研究和对黄永武的“右文”同源词的研究，都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线索。三、理论性。本书有述有论，即在全面总结从古代到当今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声符示源功能和源义素等概念，对这一派词源学研究的理据、类型、特点、利弊、发展等都作了理论阐发，从而使“右文”真正进入词源学的轨道。

当然，本书也不是尽善尽美，如对亲属语言与方言的语音语义也不够注意，还有个别词的同源系联还可斟酌，如此等等。但瑕不掩瑜，本书不愧是第一部对“右文”即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作全面总结研究，能指导实践的理论专著，是我国词源学大厦中一块不可多得的基石，相信会受到人们的重视与欢迎。

黄金贵

于杭州西溪伏雪斋

2002.5.14

目 录

序	(1)
引 论	(1)
一 什么是声符的示源功能及相关问题	(1)
二 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意义	(5)
三 几种有关声符示源功能的观点	(9)
第一章 声符示源的理据	(14)
第一节 形声字的产生途径与声符示源的理据	(14)
第二节 汉民族的思维特点与声符示源的理据	(30)
第二章 声符示源的类型与主要特点	(40)
第一节 声符示源的类型	(40)
第二节 声符示源的主要特点	(57)
第三章 同声符反义同源词研究概述	(67)
第一节 同声符反义同源词研究现状	(67)
第二节 同声符反义同源词研究所取得的成绩	(69)
第三节 尚需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75)
第四章 传统词源学中的声符示源功能研究	(78)

2 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述论

第一节	声符示源功能研究的肇始:《说文解字》·····	(79)
第二节	声符的示源功能研究与声训·····	(88)
第三节	声符的示源功能研究与右文说·····	(100)
第四节	声符的示源功能研究与语转说·····	(133)
第五章	现当代词源学中的声符示源功能研究 ·····	(141)
第一节	黄侃有关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	(141)
第二节	沈兼士对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	(150)
第三节	杨树达对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	(162)
第四节	黄永武对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	(173)
第五节	王力有关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	(182)
第六节	近二十年学术界对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	(190)
第六章	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价值 ·····	(203)
第一节	声符的示源功能与同源词研究·····	(204)
第二节	声符的示源功能与辞书编纂·····	(211)
第三节	声符的示源功能与古籍整理·····	(215)
第四节	声符的示源功能与词语训释·····	(218)
第七章	声符的示音功能与形符的示意功能 ·····	(228)
第一节	声符的示音功能·····	(228)
第二节	形符的示意功能·····	(234)
后 记	·····	(237)
主要引用书目	·····	(240)

引 论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汉字不是个别字符的随意堆积,它必须形成一个适应汉语词汇意义系统的构形系统,才能全面完成记录汉语的任务。”^①在汉字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表音与表意的相互矛盾运动中,最终形成了以形声系统为主体的汉字构形系统。这是因为形声字是汉字构形系统中的最优结构,它由形符和声符两部分构成,形符与声符分工合作,形成了归纳性与区别性都很强的形声系统。就形符而言,它的标义功能分工日趋严密化;就声符而言,它的示源功能不论在汉字发展的哪一阶段都大量保存着,虽然不同的阶段有量的不同。这是形声字的重要特点^②。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试图对声符的示源功能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清理。

一 什么是声符的示源功能及相关问题

“声符的示源功能”这一提法在学术界还不是很普遍,我们这里采用王宁、李国英等的说法,所谓声符的示源功能,是指“声

① 王宁《汉字的优化与简化》,《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② 参见王宁《汉字的优化与简化》,《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符显示形声字所记录的词的源义素的作用”^①。

这里有几个相关问题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什么是形声字

许慎在《说文》中对“形声”所作的八字界说是:“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把形声看作六书中造字法之一^②。但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传统的对形声定义的理解有误。各家的看法不完全一样。我们认为,许慎的六书条例主要说的是汉字的表词方式,而不是造字方法。所谓表词方式是指通过对文字形体结构的分析来揭示文字所以显示语素音义的方式,它是对文字的平面结构进行分析归类的,是一种静态的描写。“这种静态的描写同造字法的动态描写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造字法是以语素(音与义)为造字的‘出发点’去取象造字的,而表词法则以语素(音与义)为‘归着点’去凭借字形结构审视其如何显示语素的。”^③ 如果一个字的字形结构能够兼表词的义和音,那么这种表词方式我们就称之为形声^④。形声表词方式的字称为形声字。一个形声字由一个形符和一个声符组成,形符和声符互相

① 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31 页。

② 唐兰《中国文字学》破“六书”,立“三书”,把“六书”造字法说演进为汉字归类说。此后学术界多将前“四书”归为汉字的“结构类型”或“结构方式”。这种认识摆脱了以六书为造字法的局限,但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参李圃《甲骨文文字学》,学林出版社 1995 年版,121—122 页。

③ 李圃《甲骨文文字学》,学林出版社 1995 年版,120 页。

④ 李圃《甲骨文文字学》认为这类表词方式叫做意音表词方式更为合理(见该书 143—145 页)。我们考虑到:一,形声字由形符和声符组成,这是最为突出的表层结构;二,“形声”一词沿用已久,普遍为语言学界所接受。故我们仍以“形声”名之。

作用,共同合作,担负着该字所代表的词的整体意义和整体表音的职能。就大多数形声字而言,虽然词义是由形、声两部分共同显示出来的,不可能单纯由形符或声符显示出来,但是,相对而言,形符大多只能显示该形声字所表词的义类,而声符则担负起显示该形声字所记录的词的源义素的作用,亦即示源功能。

第二,什么是源义素

“源义素即派生词的构词理据,它是在源词分化出派生词的过程中由源词带给派生词的一种‘传承信息’”^①。它的本质是义素,当源词分化出派生词时,源词与派生词之间有相同义素,也有不同义素,能够标志它们传承关系的,就是它们所共同拥有的相同源义素。例如,“加”,《说文·力部》:“加,语相增加也,从力口。”意谓以言语加于人。段玉裁注:“引申之,凡据其上曰加。”“加”,含有“增加”之义素。由“加”分化出一系列派生词,如驾、贺、架……《说文·马部》:“驾,马在轭中也。”段注:“驾之言以车加于马也。”《说文·贝部》:“贺,以礼物相奉庆也。”段注:“贺之言加也,犹赠之言增也。”即以礼加送于人。均含有“增加”之义素。“增加”就是由“加”分化出“驾”、“贺”等词时由“加”带给“驾”、“贺”等的“传承信息”——源义素。

当然,声符的示源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有时候,声符本身(本义、引申义)并不含有某一义素,但是,同从该声符得声的一组形声字所记录的词义中却都含有这一义素,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在源义素的探寻过程中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将在第一章中详加讨论。

第三,学术界与“声符示源”类似的提法尚有不少,如“声符表义”、“声符兼义”、“声符带义”、“会意兼形声(亦声)”、“形声兼

^① 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31页。

会意”等等。按这些说法都不够精确

“声符表义”、“声符兼义”、“声符带义”均以一“义”字概括“义素”，稍嫌笼统，源义素是义素而非泛而言之“义”；“声符兼义”、“形声兼会意”则是首先认定声符的本质功能是示音，示源不过是“兼”。其实，如果一个声符同时具有示源和示音功能，那么，这个声符本质是示源的，示源功能才是最主要的，“由于同源词之间语音必然相同或相近，具有示源功能的声符，其语音也必然与形声字的语音相同或相近。因此，示音功能只是示源功能造成的一种客观结果，是由示源功能派生出的附带功能。”^① 所以，我们认为“声符兼义”、“形声兼会意”的提法是不够准确的；“会意兼形声”、“形声兼会意”着重于汉字的表词方式（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声符的示源功能），且以声不兼义者为形声字主要特点。实际上，正如黄侃先生所指出的，“凡形声字以声兼义者为正例，以声不兼义者为变例。”^② 大多数形声字的声符具有示源功能，所以若采用“会意兼形声”、“形声兼会意”的说法也是不可取的。总之，传统的“声符表义”、“声符兼义”、“声符带义”、“会意兼形声”、“形声兼会意”这样的表述方式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采用“声符示源”这种说法，是因为它对形声字声符的功能作出了最为透彻的、科学的说明，有利于我们今后做进一步的有关研究工作。

① 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62 页。

② 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79 页。

二 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意义

大多数形声字的声符都具有示源和示音两种功能,但这两种功能不是处在同一个平面上的,示源是主要的,示音是附带的。研究声符的示源功能,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第一,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是形声字研究的核心内容

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发展到小篆,逐渐成为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文字系统。据台湾学者李孝定先生的统计,在殷商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 27.24%,在小篆中则猛增至 81.24%(据清代王筠《文字蒙求》的统计,则为 82.3%;据李国英先生统计为 87.39%),在宋代楷书中占 90%^①。现代汉字中形声字的比例也在 90%以上。形声字事实上已经成为汉字的主体部分甚至可与汉字构形系统画等号。形声字既占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我们进行文字学方面的研究,就应该从形声字入手并以形声字为重点。正如黄侃先生所说:“《说文》列字九千,而形声居其八九。夫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独体多为象形、指事,而合体会意之外概为形声。盖古今有声之字十倍于无声者也。故文字者,言语之转变;而形声者,文字之渊海。形声不明,则文字之学不明。”^②要明形声,须先明声符之示源功能。声符之示源功能不明,则形声字得义之由亦将不明。

① 参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2 页。

② 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35 页。

第二,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是汉语语义学研究的基础工作

语义学最早是在十九世纪由德国学者莱西希提出来的,他主张把词义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现代语义学研究的不仅是词义,而是语义(包括词组、句子所表达的意义),但对词义的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①。如果我们从语义学角度对声符的示源功能进行研究,就会发现,语义学能够给予我们以重大的帮助,反过来,对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也能给语义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例如,“语义学把词汇和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这比传统的词汇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传统的词汇研究往往只注意单个词的发展变化,这种研究被称为是‘原子主义’。从索绪尔开始,提出了语言有聚合和组合两种关系,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德国和瑞士的语言学家分别根据这些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语义场’的理论。”^②对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可以为语义学的理论发展提供汉语言文字方面的有力材料和证明。如《释名》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词源学著作,它对事物的得名之由作了一定程度的探究,当然在词义方面的研究对传统语文学的贡献也是巨大的。《释水》:“注沟曰浍。浍,会也,小沟之所聚会也。”这一解释说明了“浍”为什么有“小沟之所聚会也”的含义,它分析了“浍”的声符“会”示“聚会”源义素,故“浍”义为“小沟之所聚会也”。类似于这种对于单个词语进行解释的情况比比皆是,《释名》只注意到单个词语,而具有相同声符的形声字则不考虑它们词义的共通性,因而可谓是一种“原子主义”。到宋人正式提出“右文说”,清代学者有了更进一步的比较科学的认识,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共提出六十八条“从某声者有某义”,意谓某声符

① 参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5页。

②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9页。

可示某源义素,如“芋”下注:“凡于声多训大”。这样就用一个声符“于”串起了“芋”、“吁”、“汙”等一系列字,这些形声字在词义中均含有“大”的源义素。这样,由研究声符的示源功能我们可以发现:具有共同源义素的形声字所记录的词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系统性。现代语义学对于汉语词义系统性的分析,正可以由对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入手。

又如,现代语义学对词义的分析摒弃了传统的笼统的解释,对词义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提出了义素的概念。正是由于有了义素的概念,我们才可能提出源义素的概念。源义素是源词与派生词共同的语义特征,没有源义素的概念,也就不可能对声符的示源功能作深入的研究。在义素概念产生之前,人们只能用“义近”、“义通”这种模糊的术语来指称声符与形声字之间的意义关系;近人沈兼士先生在《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中指出:“惟右文须综合一组同声母字,而抽绎其具有最大公约数性之意义,以为诸字之共训,即诸语含有一共同之主要概念。”^①“具有最大公约数性之意义”实质上就是同从某一声符的一组形声字的共同义素。对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到这时才算是具有了现代语义学意义上的科学观念。反过来,对声符示源功能的深入研究又有助于对于词的义位的正确描写,例如在古汉语中,“狗”的义位与现代汉语中的义位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明了“狗”的声符“句”除了示“弯曲”源义素外还可以示“小”源义素的话,那么我们对“狗”的定义用“综合性的表述方法”就可以说成“小犬”^②。故《礼记·曲礼上》:“效犬者左牵之。”疏亦云:“大者为犬,小者为狗。”段玉裁注《说文》“狗”字云:“与马二岁曰驹,熊虎之子曰狗同义,皆谓稚也。”我们通过声符所示源义素对

① 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82页。

② 参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33页。

“狗”这个词的义位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这里所举的只是一个极简单的例子,但我们由此也完全可以意识到声符的示源功能对于现代语义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汉语词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是汉语词源学研究的重要线索和主体成分

所谓词源学也叫语源学,它的任务就是要探索词的形式及意义的来源和演变历史,同源词研究是其主要内容。所谓同源词是指同一语源的词,它们读音相同或相近,词义相同或相关。同一语源、读音相同或相近、词义相同或相关是判断同源词不可或缺的三个条件。那么,应该怎样进行同源词的研究呢?我们认为,从形声字声符入手进行研究将是一条比较稳妥而又切实可行的道路。许慎、刘熙早在《说文》、《释名》中就已经开始了对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有了最早的词源学意识,以后经过学者们的不断探索,到清代段、王对音义关系的研究,很大一部分已涉及从声符来研究同源词了,但还不够系统。章炳麟《文始》是最早对同源词进行全面研究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汉语词类》(张世禄译名)、日本汉学家藤堂明保《汉字语源字典》等都对汉语同源词作了极其有益的探索,但存在的问题也还不少。王力先生《同源字典》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比前人严密,但在利用同声符以系联同源词方面尚注意得不够。我们在后面将会谈到,形声字的产生途径决定了大多数形声字的声符具有示源功能,由示源功能又决定了同源的形声字读音也必相同或相近。因此,由同声符可以系联出一组组同源词;同时,根据异体字的不同声符以及已被认定为同源词的不同声符,还可以进行多向同源词系联,由此进行多角度的同源词系联,最终加强汉语词族的研究。总之,研究声符的示源功能对于汉语词源学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